

東方出版社

美国戏台

〔美〕程宝林 著



美国戏台

〔美〕程宝林 著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刘林林
版式设计:任宗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戏台/[美]程宝林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2

ISBN 7-5060-0991-9

I. 美…

Ⅱ. 程…

Ⅲ.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美国-现代 ②华人-社会生活-美国
IV. I712.55

美 国 戏 台

MEIGUO XITAI

[美]程宝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5

字数:373千字 印数:1—11,000册

ISBN 7-5060-0991-9/G·181 定价:21.00元

作者简介

程宝林，1962年出生于湖北荆门市，198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四川日报》记者、编辑多年，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雨季来临》、《未启之门》、《程宝林抒情诗拨萃》；诗歌挂历《春之韵》；散文集《烛光祈祷》、《托福中国》。曾获全国报纸副刊好作品奖，文化部第二届文化新闻奖，四川省文学奖，两届成都市金芙蓉文学奖，及《诗潮》、《飞天》、《光明日报》、《美文》等报刊征文奖。1994年应邀赴美访问、讲学，其间翻译大量中国当代诗歌，发表于美国及欧洲英语文学刊物上。现留学美国。

2003/02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具有独特文学价值、极具可读性的作品，现已被全国多家报刊竞相连载，其反响之强烈，近年少见。

本书视角别致，通过诗人章闻之在美国的闯荡和游历，展开情节，牵出人物，串联、编织起许多精彩绝妙的故事，读来令人或捧腹大笑，或欲哭无泪，或拍案而起，或垂首无语。美国就像一个巨大的人生舞台。争夺这个舞台的，有朝不保夕、却梦想名震世界的小老板；有腰缠万贯的“红顶大亨”；有拄杖独行、骗遍欧美的跛足“名士”；有涉嫌走私枪支而惊动总统的绝色歌星。他们争先涌上舞台，演出了一幕幕热闹非凡的生活剧，大有一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作故乡”的况味。主人公章闻之，既是这些活剧的演员之一，又是暗藏的导演，同时也是唯一的观众。这种角色的转换，为读者提供了审读人物的不同视角。瑰丽的异国风物、炽热的男女私情、严酷的生存挣扎、剧烈的文化冲突，造就了一批远离故国的畸零者、边缘人，展示了扭曲、破碎的中国心……

本书还首次披露了中资公司在美国的经营情况，更透露了快速获取美国“绿卡”的两种捷径。本书语言具有强烈的幽默和反讽色彩，与故事情节的喜剧风格浑然一体。

第一章

1

章闻之在首都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里，余悸未消，心里说不出是激动还是恐惧，也许还夹杂着难以觉察的沮丧与懊悔。再过一个小时，那架巨大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波音 747 客机，就要将他“驮”到美国去了。透过玻璃，他可以望见机场的一角，那架“梦之舟”静静地停泊着。初秋早晨的阳光，在机翼上反射出炫目的光芒，刺痛了他的眼睛。他开始想念自己的妻子。此刻她被隔在海关之外，和另一个前来送行的男人在一起。临行前，章闻之带妻子去看了上海的一出话剧《留守女士》。现在，中国又多了一个留守女士了。在“出国潮”和“情人潮”交相澎湃的时代，留守女士是城市最独特的风景，最脆弱的防线。

章闻之是个诗人，所以，他是从人们的衣着，尤其是女人的服饰变化中，感受到季节交替的。但今天早晨，在从市区到首都机场的高速公路上，他还是留意到路边的小树林已经开始落叶了，视野变得既疏朗、又寥落，很有一点“草木摇落露为霜”的秋意。红色的“桑塔纳”在飞驰，开车的老同学罗玉鹏正神采飞扬地讲述着这辆车的来历。原来，这车是某个企业“借”给他开的，而且还代为办理了驾驶执照。想不到这位当年蔫头蔫脑的老同学，别后不到十年，在京城里已经混得像模像样了。章闻之觉得自己“出无车”、“食无

鱼”，只好到美国去闯一闯。

北京首都机场的大楼已经可以望见了。章闻之忽然想起，妻子为他新买的一双价格不菲的凉鞋遗忘在了旅馆里。都怪昨晚的那场雨，把地全浇湿了。章闻之一大早起床，就压根儿忘了换鞋这件事。这会儿一瞧自己的双脚，章闻之感到很懊恼。难道自己奔赴美国这片人人向往的新大陆，也终不能逃脱脚底下的一双旧鞋吗？正当章闻之对这小小的失误作哲学意义上的、宿命的反思时，“桑塔纳”猛地一斜，向机场前草坪的铁护栏撞去。罗玉鹏惊慌中急忙打方向盘避让，但左侧车身已被撞得凹进去了一大块，一长段铁栅栏扭曲变形，钻进“桑塔纳”的底部，卡在了轮子中间。

谢天谢地，没有人受伤。

罗玉鹏钻出车来，打开工具箱，拿出千斤顶，想把汽车支起来，好取出铁栅栏。可他从来没使用过这种工具，正在手忙脚乱之时，有人停下来，帮他把车支了起来。

候机大厅就在100米之外矗立着。此刻正是黎明未久，交通警察尚未上班，所以撞车现场还十分宁静。稀稀落落的过往司机，都扭头看着这辆倒霉的车。章闻之虽惊魂未定，但心里仍感到十分歉疚：八成新的“桑塔纳”撞成这样，光修复车身恐怕就要七八千元。罗玉鹏倒是豪爽，手一挥说：“你们先走吧，我打电话让那个公司把车拉去修就是了，我也不用出一分钱。”

章闻之只好又打了一辆“面的”，向百米外的候机大楼驶去。他顿时想起了前天的一次聚会上，一个刚结识的文坛朋友，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的四个字预言：“有惊无险。”

想到这里，章闻之心内为之一惊。

倒霉的还不止车祸。

在候机大厅办理登机手续时，章闻之搬动着沉沉的三大件行李，突然，腰间的皮带竟然脱落了，铜扣头等部件散落在地上。这根

皮带，也是他新购置的“行头”之一，未料到尚未跨出国门，却完全解体了。章闻之急忙从捆行李的布带中抽出一根来拴住裤子，把那根让他出尽洋相的皮带连同配件，顺手扔进了附近的垃圾桶。

章闻之打算就这样穿着朋友的旧鞋，腰间扎着这根农民式的布带，去美利坚闯荡一番。

2

托运了行李，过了海关，边防检查站的士兵，在他的护照上盖了一个出境检验章，章闻之感到全身轻松了许多。现在他需要做的，只是等待，等待电子显示屏上出现他的航班号。

终于，一辆大客车将章闻之和其他旅客拉到了那架波音 747 飞机面前。飞机的舷梯很高，也很陡，他禁不住想起了他喜爱的诗人李白的一些诗句，如“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李白所表述的，分明是乘坐波音飞机的感觉。至少此刻，章闻之找不到更合适的诗句，来描述他即将登上飞机舷梯时的心境。穿着制服的机长，一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美国人，和另两个机组人员站立在舷梯边，对每一位乘客点头微笑；登上舷梯，机舱口也站立着一位“空姐”，用汉语说“欢迎”。章闻之看了她一眼，才发现“空姐”并不是想象中那种金发碧眼的西方妙龄女郎，而是一位头发斑白、祖母般的老太太。他又朝机舱内扫了一眼，发现了更多的这种老太太，还有笑容可掬的老绅士，在充当“空姐”的角色。章闻之不仅大惑不解，也深感失望。这家在美国名列前茅的航空公司，为什么不挑选那些“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美国妞当“空姐”，却要雇佣这些年迈龙钟的老头老太太？这使章闻之对美国的失望，从登上飞机的那一瞬就开始了。

波音 747 在跑道上冲刺了一阵后，昂首冲上了天空。古老、拥

挤、且日益繁荣的北京城，在机翼下越变越小。章闻之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情。他在这儿度过了四年的青春岁月。这是他的初恋之城，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登上诗坛。而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也正是这些不起眼的诗歌。那家国际性的艺术家基金会，正是看了他在美国杂志上发表的英文诗作后，才决定邀请他赴美进行文学交流与访问的。跟他蛰居的大盆地的混沌相比，北京的天空是那种一如既往的蓝，而且，随着飞机的爬升，变得更蓝，也更为亮丽。跨出国门时的一连串沮丧，此刻已被高空的气流冲得烟消云散。章闻之只有一种冲动，那就是飞翔，是挣脱了大地的束缚、鸟翔于天、鱼游于水的那种快感。多年来一直在梦境中出现的情景，在波音飞机的一飞冲天中，突然变成了现实。

章闻之的美国梦，已经做了十年。1983年的某一天，他在北京海淀区的邮局里，遇到了两个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正在将一些资料寄往美国。原来，他们已经拿到了李政道博士的奖学金，即将赴美攻读。章闻之那时痴迷于写诗，对诗歌之外的任何事情都缺乏兴趣。但邮局柜台上那两封寄往 U. S. A 的信，却闪电般触动了章闻之对美国的向往。“为什么他们能去美国，我却不能？”章闻之很不服气。

机会一次次降临，又一次次错过。大学毕业后，接下来是结婚、生孩子、养家糊口，当年的雄心与抱负，险些被日常生活消磨殆尽。章闻之虽然考托福获得了高分，出国之梦仍然遥遥无期。转眼到了1994年初，章闻之先是收到了美国加州这家艺术家基金会的邀请，请他于当年8月赴美访问。他办好了护照，顺利拿到了签证，却突然收到了另一份邀请——美国新闻总署邀请他于当年10月，赴美国参加国际上最著名的“艾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时间为三个月，一切费用均由美国新闻总署承担。

这可是官方邀请，据说每天的生活补贴是100美元。不过，章

闻之并未看到正式的邀请书，该邀请书将由美国驻中国大使亲自签署，一切都没有问题。

既然是美国官员的许诺，章闻之自然放心。他立刻通知那家艺术家基金会，请求延期赴美。然后，他带着儿子回到老家探望父母、辞别亲人，满心欢喜地准备到美国去“镀金”。

8月中旬，他刚从老家返回，便接到了美领馆的电话：原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主管“艾荷华计划”的文化官员，犯了一个大错：美国新闻总署邀请章闻之的访美行程，定在1995年9—11月，而不是早先口头通知的1994年10—12月。

鸡飞蛋打、夜长梦多、一手抓不住两条鱼……这些词一古脑儿涌进章闻之的脑海，他心里简直乱成了一团。“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章闻之在八月的骄阳下，为机票和旅费奔走……此刻，飞机终于腾空而起，直冲云霄了。章闻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3

机翼下出现了蓝色绸缎般的太平洋，和绿宝石一样的岛屿。章闻之猜想，这些岛屿是韩国的，还是日本的？当飞机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看到那些匆忙穿行的日本工作人员时，章闻之才真切地感到，自己已经置身异国了，尽管旅行刚刚开始。

飞机东去，太阳西行，机舱外的白天便格外短暂，很快就进入夜晚了。电视上正播放着美国的橄榄球比赛，自己座位上的小电视里，不时出现飞机的速度、位置等图示。过了国际日期变更线，过了夏威夷群岛，太阳出来时，美国大陆已经遥遥在望了。

从飞机上往下看，美国加州的海岸是一片荒山秃岭，山上几乎看不到一棵树，使人感觉到了黄土高原。章闻之简直懊恼透了。他自从登上这架美国飞机，看到的第一个美国女性，是一位头发斑白

的老妇人，看到的第一片美国土地，又是一群仿佛秃顶的低矮山丘，苍茫、萧瑟，布满黄黄的枯草。这一切，都跟他的想象完全不同。

上午9点30分，波音飞机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章闻之步下舷梯时，呼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然后，将自己的手表拨到了当地时间。他觉得，拨动手表这一细微动作，在此刻具有某种神圣的意义。从此，他将暂时告别已伴随他整整32年的“北京时间”，而用“美西时间”来起床和睡觉。

踏上美国的土地，并不完全等同于跨进了美国的大门。站在机场的章闻之，虽然有些踌躇满志，其实内心更多的是“今夜酒醒何处”的担忧。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那位朋友，会如约前来接机吗？如果没有人来接，沉甸甸的三大箱行李将使他寸步难行。

他更担心的是他的签证。再过三天，他的三个月有效的入境签证就要过期了，而邀请他来访的那家基金会，要到10月1日，也就是20多天后，才有义务接待他。更糟糕的是，在飞机上，他填写美国移民局I-94表时，在“拟居留期”一栏中，随便填了“六个月”。而邀请书上清楚写明，该基金会的活动只有一个月。章闻之事后才得知，他所持的这种普遍因私业务考察签证（B-1签证），最长居留期正好是六个月。中国大陆入境者一般只填写“一个月”，至多“两个月”，以免产生“移民”嫌疑，被拒绝入境。

搭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这架飞机的乘客，大多数是日本人。对排在章闻之前面的几个日本旅客，那个官员只翻了翻护照，一句话也没问，就挥手放行了。一个北京来的小伙子却被这个貌似中国人的官员拦住，盘问了大约七八分钟。章闻之这才看出，那家伙原来是个日本人。

他接过章闻之的护照，冷漠地翻了翻，然后用英语问道：“你到美国来从事什么业务？”

章闻之回答说：“我应加州一家艺术家基金会的邀请，来这儿

翻译中国诗歌。”

那个官员要求章闻之出示邀请函。幸好章闻之早已料到，邀请函也许会有用处，所以，并未放进行李中托运，而是揣在外衣口袋里。他把那封已揉得皱巴巴的邀请信递了过去。

那位官员只傲慢地膘了一眼，立刻从柜台后面，抽出一个黄色的卷宗来，将章闻之的护照、邀请函夹在里面，用手指着大厅的一个角落，命令章闻之到移民局的办公室，接受问话。

章闻之心里“格噔”一下：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如果在美国国门前被随机遣返，不得其门而入，那么，不仅十多年的美国梦将无情破灭，还将影响他今后的入境。也许他将终生与美国无缘了。

章闻之忐忑不安地推着行李，转过了好几个弯，来到移民局的办公室。说是办公室，不过是大厅用桌子围起来的一角。几个年轻的白人男女正在柜台内忙碌着。那柜台很高，有点像鲁迅小说中鲁镇当铺的格局。这时，他抬头望见柜台后的墙上，赫然印着一纸warning（警告），说任何在此接受移民局官员盘问的人士，如不据实回答，并拒绝出具相关证据，将被“递解出境”。那纸“警告”的颜色，也正和这卷宗一样，是一种不祥的黄色。柜台边，早已有一位妇女，可能是从南美洲来的，或许是因为恐惧，或许是因为不懂英语，正伏在硬木长椅上哭泣。

4

章闻之在心里默默念着：“保持镇静，保持冷静！”仿佛解放前的土匪，在念叨“刀枪不入”的咒语。趁着移民官去找翻译前来审问那位南美洲妇女的空隙，章闻之掏出两张白纸来，用英语简述了他怎样受邀请访美，美国官员如何劝他参加“艾荷华国际写作计划”，

如何把明年的邀请错当成了今年。最后，他用愤怒的语调写道：这些周折都是你们美国官员的官僚主义造成的！

负责“审讯”章闻之的是位妙龄女郎，金发碧眼，婀娜动人，并没有戴大盖帽、穿配有肩章国徽之类的制服，而是黑衣黑裙，只不过眼睛中透出职业的敏锐，脸上闪现着官员的威严。她用英语问章闻之：“你到美国来干什么？”

“翻译诗歌。”章闻之用英语简洁地回答。

“你在中国从事什么职业？”

“编辑。”

“从邀请书上看，你来美国太早了；而从签证来看，你又来得太晚。你怎样解释这点？”

章闻之将早已写满两大页英文的纸，推到了女移民官的面前。读完这两张纸，女移民官脸色变得柔和了一些。她似乎开始有点相信，这个中国小伙子确实是来美国翻译诗歌的，尽管这听起来有点荒谬。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诗歌都绝不是一门可以挣钱的business（生意），可还有人不惜为此远渡重洋。

用较为轻柔一点的语调，女移民官问道：“这个基金会的活动只有一个月，你为什么要居留达六个月呢？”

“因为我正在撰写一本介绍美国当代诗歌的著作。我希望能在美国多呆几个月，以便搜集到更多的资料，使这本书更完善。你知道，我是在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文化。”

“你既然是一位作家，那么，可不可以出示一下你的著作？”

章闻之还算是细心，将自己出的几本小册子一古脑儿掏了出来，一一摆在女移民官的面前。有一本书碰巧设计有英文书名和作者名，她便拿起来翻了翻，并核对了一下封面上的作者照片。此时，女官员的脸色更为柔和了，开始露出女性的光泽来。她看上去只有二十七、八岁，看来，似乎是一个对文字和印刷品保持着敬意的人，

尽管她对汉字一窍不通。

“美国的生活十分昂贵，按法律规定，你不能工作。你带了足够的钱吗？”

“我带了四千美元。你需要我把钱拿给你看吗？”章闻之其实只带了三千美元，被藏在身上一个羞与人言的地方——带拉链的内裤里。当众掏这些钱，无论如何是一个尴尬的同时又充满了危险的动作。美国人很少使用现金，所以，这笔钱可以被看作一笔“巨款”。

“你不必！”女移民官第一次露出了笑脸。她拿起一枚公章，盖在 I—94 表上，将它撕下来，和护照钉在一起，递给章闻之，对他说了声“Have good days in the State!”（祝你在美国过得愉快），然后微笑着点点头，示意他可以推着行李出关了。

章闻之接过护照一看，发现移民局的章上，果然注明居留期为“六个月”。章闻之朝那女郎看了一眼，发现那个女人确实挺迷人。她此刻的微笑，完全复原为纯女性的微笑了。而他自己，不仅手心里全是汗水，连衬衣也湿透了。

推着行李，走出机场的大门，横亘在眼前的“美国”，只是一座圆形的上下两层的天桥。汽车呼啸而去，不远处的高速公路上，成千上万辆汽车逆向飞驰，每一辆车“嗖嗖”的细微摩擦声汇聚成巨大的、令人恐怖的音响。

柏克利的那位朋友，不知何故并没有来接机。章闻之望着机场外的蓝天与白云、草坪、巨树、低矮的山峦，很有点怀疑自己是否已经真正来到了美国。这一切曾是那样虚幻、遥远、不可触摸，如今置身其中，它们反而显得更不真实了。

5

“过尽千帆皆不是”，没有一辆车是来接他的。章闻之的心里更

为不安起来。此刻，他多么羡慕那些被汽车接走的旅客，他们无论是抵达还是归家，今晚都会睡在温暖舒适的床上。而章闻之则不然。如果没有人来接他，他很可能会找不到栖身之地。而旧金山国际机场，显然也不是一个宜于露宿的地方。虽然初秋九月的早晨，外面阳光灿烂，章闻之身上汗水透湿的衬衣，此刻贴在背上，是那种透彻肌骨的凉。一种极少体味过的人生飘泊感，黯然浮上心头，拂之不去。

他想打电话，但他在旧金山只有这一位朋友。而且他根本不知道这种投币电话如何使用，再说他也没有硬币。正在茫然无措之时，一位穿着西北航空公司制服的中年妇女走了过来，用普通话问道：“你需要帮助吗，先生？”

章闻之惊愕之中夹着惊喜，看了一眼她胸前的身份牌，知道她的名字叫吴晶晶。

吴晶晶说：“我发现你是我们航班最后出关的一位旅客，如果你遇到了困难，我有责任帮助你。”

章闻之急忙把朋友未来接机，他此刻无处落脚的窘况告诉了她。

吴晶晶安慰他说：“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如果仍然等不来，你就到机场二楼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找我，我会帮你想办法。”说完便匆匆走了。

实在等不来，章闻之只好乘电梯，推着三大箱行李来到二楼。吴晶晶正在吃午饭，她立刻放下饭盒，从办公室走出来说：“你有没有朋友或熟人住在附近？我可以帮你打电话。”她先打了柏克利那位朋友的电话。电话上说，该用户的这个电话号码撤消了，新号码不详。

章闻之有几个朋友，分别住在美国东部的纽约、北部的明尼苏达州、南部的新奥尔良，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可惜，远水救不了近

火。这些跨州甚至跨国的电话，不是打不通，就是没人接。正在为难之际，章闻之突然想起自己单位里的一位老编辑，目前正在美国探亲，而她的女儿、女婿，正好住在旧金山附近的另一座城市圣荷西。那是著名的“硅谷”所在地。

多亏章闻之出国前多了一个心眼，向这位老编辑要来了她女儿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这可是他在茫然无措中所拥有的最后一线希望，最后一根稻草。

吴晶晶一下子就拨通了这个电话。那位老编辑正好在家。她说，她马上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女儿女婿，看他们有什么办法。吴晶晶出来，转告了电话内容，章闻之感到心里踏实了许多。

这时，他忽然在机场候机厅的广播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原来，这家基金会收到了章闻之离京前发出的一份传真，派了一位叫朱迪的小姐前来接机。朱迪小姐来晚了，又不认识章闻之，只好选择了“广播找人”的方式。

坐在朱迪小姐的车里，章闻之这才感到如释重负。万一找不到朋友，他绝不会沦落到露宿街头的程度。他已经找到了一位熟人，而且，藏在内裤里的三千美元现金，以及较为流利的英语，都为他壮了胆。对后者，朱迪小姐颇感惊讶。她说：“我们基金会邀请过许多外国的艺术家，大多数人连一句英语都不懂，你一下飞机就能讲这样流利的英语，确实出乎意料。”章闻之得意地笑了，禁不住吹起牛来：“我们中国人，人人都有语言天赋！”

从机场驶入 101 高速公路不久，眼前便出现了湛蓝的海湾，风平浪静，海面上白帆点点，原来是一些人在驾驶帆板。汽车越过旧金山闹市区，跨过上下两层的湾区大桥(bay bridge)，很快就来到了名列美国公立大学第一名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校园。这座校园城与黑人聚居的奥兰市相毗邻，而与华人聚居的旧金山(亦称三藩市)隔海相望。

不巧的是，这位朋友恰好在昨天，回到了四川。

6

朱迪小姐是个既热心、又负责的女人。她在加油站换了许多两毛五的美元硬币，站在街头继续打电话，看能不能从章闻之的通讯录上，找到家住附近的“朋友的朋友”，请他们帮忙找一个安顿之处。

十几美元的硬币用完了，一无所获。朱迪说：“我觉得你最好先住进一家汽车旅馆，然后，我把你的地址和房间号码告诉那位圣荷西的朋友，这样，你们就可以保持联系了。”

别无选择，章闻之点了点头。正好，不远处就有一家汽车旅馆。

朱迪小姐帮章闻之办理了住宿手续。那位负责登记的黑人妇女，用电脑打出一晚上的费用：54 美元。

章闻之虽然吃了一惊，但还是将一张百元大钞递了过去。初到美国的人，都会面临许多个“第一次”。对章闻之来说，这是第一次用美元消费。一向节俭惯了的章闻之，为这本该可以节约的第一笔支出惋惜不已。

朱迪小姐抄下了旅馆的地址、电话号码和章闻之的房间号，就匆匆离开了。她从上午十一点接到章闻之，一直忙到下午四点，连午饭也没有吃。章闻之对这位美国女郎的敬业精神很有些敬佩。

汽车旅馆是颇为简陋的，一床、一桌、两只沙发而已。好在有淋浴。章闻之拧开喷头，舒舒服服冲了一个澡，旅途中的劳顿、周折，以及出关时感到的恐惧，此刻都被热水冲掉了。饥饿感开始袭击他。他才记起，自己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了。

他锁好门，到附近的一家食品店，买了一个 99 美分的面包，拿回房间，在水龙头下接了一杯自来水，布置好自己的晚餐。这是他